

1963年从中国科大毕业以后，我就考上了吴先生的研究生，那时是文革以前第一次公开招收研究生。作为首批研究生，招考非常严格。记得在科大毕业晚会上，吴先生悄悄告诉我：“你被录取了。”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在力学所的303房间见到吴先生，他对我说了研究生的要求，主要是按照MIT的标准，让我们做好面对困难的准备。

吴先生不仅是国际著名的科学家，更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我们要传承和发扬吴先生爱国报国的情怀，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怀揣深重的家国情怀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祖国。回忆和吴先生学习的时光，我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科学家。吴先生在大学期间曾经投笔从戎，到国民党的炮兵部队参军，想到抗日前线去打日本鬼子。但是那个部队训练很久，就是不去上前线，所以后来他又回到清华念书。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的伍修权作为特别代表率团出席了严正要求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召开有关讨论美国侵略中国、侵略朝鲜的会议。吴仲华去纽约联合国总部旁听伍修权的发言后，义愤填膺，愤然辞去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的工作，准备回国。从那以后，吴先生和夫人李敏华先生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和大好前程，一心准备回国。他们利用美国移民局周末休息不办公的机会，以到英国旅游为名，到日内瓦见到周恩来总理，他们根据总理的指示，从东欧经过苏联回到了祖国。

热爱生活 坚守爱情

吴先生在西南联大认识了李敏华先生，他们因音乐而结缘，李先生弹钢琴，吴先生练小提琴，大学毕业后他们在昆明结了婚。他们的感情非常好，用李敏华先生的话讲：“我们一辈子都没分开过，除了出差这些以外，一辈子都在一起”。即使在

“我与科大的故事”征文

第一次知道中科大，还在上初。那时我上学的小镇很封闭，不能像现在一样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但某一天，老师告诉我们，有一位中国科大的教授要来学校做讲座，他负责科大少年班招生，讲座的内容就是关于少年班神童的故事。那是我头一次听说科大是全国最有名的大学之一，头一次知道“讲座”这个词。原来，这位教授就是我们当地人，这次是利用探亲机会，主动到县里几个农村中学来做报告的。学校非常重视，提前几天就在简陋的操场上搭起了一个主席台，还从县城借来当时稀缺的一套音响，现场调试了好几遍。为了防止当天下雨，学校还做了到在镇上电影院室内进行的“预案”。

激动人心的那天终于来了。那位教授十分健谈，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他先介绍了中国科大的历史，重点讲述了当时还十分新鲜的少年班情况，比如几个特别优秀的孩子，有什么特长，是如何被发现的，现在表现如何。还特别举了当年邻县刚考上少年班的一位同学，“就是很普通的，但是很努力”。记不清当时我们鼓了多少次掌，只记得手心都拍麻了。我那时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去中科大上学，该有多好啊！当然，这也是听讲座后许多同学的想法吧。

中学的日子是单调和枯燥的，为了通过高考的途径走出穷乡僻壤，大家都在暗暗努力着、奋斗着。在后面的日子里，虽然同学之间还偶尔谈论起这次讲座，偶尔回忆起一些细节，但我们深知，以我们的天赋和农村学校的条件，要考到中科大这样的学校，无疑像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会撬

绝江者托于船 致远者托于骥 ——追忆恩师吴仲华先生

✧ 1958级 徐建中

专心科研诞生“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

二战以后不久，航空事业发展非常迅速，NACA在克利夫兰成立了刘易斯实验室，吴先生被录用了在那里工作。当时吴先生的老板给了他两个题目，一个叫做气波机械，另一个就是航空发动机的叶轮机械。吴先生拿着两个题目反复考虑，觉得第一个题目由于有强激波，效率不会高，所以决定做第二个了，此后诞生了“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他选题时非常慎重，是经过多方分析、深思熟虑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判断什么是有希望的，什么是有前途的。

吴仲华先生的这个理论对全世界航空发动机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许多著名飞机用的发动机在设计、研制中都用来这一理论；几个大的发动机公司都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设计体系。

这个理论不仅有想象能力、严谨的数学推导、清晰的物理概念，还要考虑其方便的工程应用。为此，在选择流面时就需要进一步考虑工程的应用性，他提出了著名的S1和S2流面。这个理论充分体现了工程科学的美，堪称这方面的一个典范。

他的三元流动理论，也是大型工程计算的先驱。当时1946世界第一台计算机面世，开发商到NACA去宣传，当时很多

人都不用，吴仲华毅然抛弃了解析求解的方法，勇敢地走上了数字求解的道路。1952年论文正式发表后，这个理论很快在美国成为主流的设计方法，直到现在依然

我的科大梦

✧ 张路平（MBA 9903）

动地球那样遥不可及。

临近高考的时候，我依然记得初中的那次讲座，便悄悄给科大招办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们能介绍一下少年班的招生政策。信发出后，我也没有放在心上，心想也不知道招生办能不能收到，收到了会不会给我回复。没有想到，几个星期以后，科大招生办居然认真地给我寄来了少年班的招生简章！尽管打开后，我知道报考少年班的学生，不能是应届毕业生，要先参加高考，再参加复试；以我那时的成绩，就算在班上也只能是中等，更别谈具备冲击少年班的水平。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是感谢这位不知名的招办老师，给我寄来的那份厚厚的招生简章。

日子过得飞快。在我离开家乡考上省内一所高校的日子里，在皖南宁国国企工作的时候，我还是时常想起中科大，想起那个学生时代朦胧的科大梦。

也许与科大有缘吧，工作几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说中科大招收企业在职人员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尽管那时我的企业并不支持员工利用业余时间上学，更不会报销学费，但我还是不加思索地报了名。

全国统考、复试、面试……匆匆地过去了。当我如愿以偿地拿到印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字样的录取通知书时，却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所在的企业要对外发展，要把我调到很远的池州项目去，而家却还留在宁国。如果我要坚持来中科大上学，上每月集中一次、每

次9天的“集中班”，就意味着要在有限的休息时间里，得在合肥、池州、宁国三个地方跑。科大对于在职学生的管理，和在校生活没有什么区别，每门课如果缺勤三分之一以上，就直接取消考试资格重修。那时的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单位安排来上学的同学，他们每次可以正大光明、堂堂正正地来学习，学习时间充分保证，学费可以单位报销！

也不知道当时自己的勇气和决心有多大，也不知道那时的家人给了我多么大的支持。将近两年的学习，承受了其他人不知道的压力，走过了难以言表的心路历程，最后我还是坚持下来了，直到我穿上那套蓝色的硕士服，直到朱清时校长为我扶正流苏！

短暂的科大求学生涯，让我圆了少年的梦想，让我在而立之年时在职业生涯的历程上再次出发。值得庆幸的是遇到了一群水平高超的老师，他们每每都让大家有如临春风的感觉，给大家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自豪的是，学习之余，我还结交了许多志趣相投的同学，有的至今都是事业和工作上的好朋友、好兄长。

许多年过去了。今晚的我，依旧怀念起在中科大学习的日子，还依旧想起少年时的那个科大梦。离开中科大的日子以后，生活还是那么平淡，自己也没有做出什么令母校自豪的成绩，但我想，其实科大的精神早已渗入了自己的内心，那种对科学和真理不断探求的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永远是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重返母校

✧ 吴砺

因看望生病的母亲，我匆忙从工作的福州赶回安徽老家。待母亲身体稍有好转，又急忙往回赶。距离飞机起飞还有几个小时，我决定回到大学时代的母校中科大看看。岁月匆匆，离校竟已有18年整。

秋日阳光静静照在通向一教大楼的路上。穿过大楼过道，一个更为幽静的空间接纳了远方归来的游子。高大的梧桐树形成的天然拱形长廊，比青春岁月更为葱茏更为幽深。寂静的图书馆如同慈祥的老人，饱含着情感，深情注视着游子的归来。图书馆前的花园，仿佛网住了时光的流逝，显得更为温馨。我在花园中静静地伫立着。

十几年过去了，当年的同学和教师已有几位离开了人间，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但我内心从未承认和接受过这个事实。仍有几位同学留在科大，我突然畏惧见到故人，走路亦变得轻轻的，像一个乡村孩子无意中走进了富人的花园，独自漫游在现实与过去的梦幻中，生怕花园的主人突然出现，惊醒略带感伤的梦……

校园几乎没有变，那份青春朝气依旧。午饭时间，从我身边走过的全是陌生的带稚气的青年人……

我沿着过去常走的路几乎将校园每个角落走了一遍……像在童话中，少年的

一下吴胸前的名牌，惊讶的说道，Ar, You Are Famous Wu! 有人误传斯贝发动机吴仲华设计的，那是不对的，但是他们来的人的确跟邓小平讲过，斯贝发动机的设计用到了吴仲华的理论。

重基础、重实践的人才培养理念

吴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我们第一门课叫工程热力学和统计物理。他给一个教学大纲，列了20多本参考书，基本都是国外的。如果有问题可以答一次疑，如果没有就考试。后来我们考试三天，每半天做一个题目。早上八点半来，做一道题，十二点交卷；下午一点半来，五点半交卷。这种注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方法，使学生们深入思考了许多方面的问题，也使研究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平常吴先生很关心学生，他对我们说：“我写了这么多论文，没出一点错，除了印刷问题，所以你们以后也要严格要求自己。”

吴先生思考问题的方式、对待工作的严谨态度，让我受益终生。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我们住地震棚里面。当时工作比较紧，我们在力学所三楼的大厅坚持工作，大家把计算机带到那儿去做计算。有的时候，他会利用一些休息时间和我们谈一些学术上的事情，他讲三元流动理论有个激波问题一直在想，流面上激波是怎么样的，一直没解决。我就在心里记下了这个问题，地震结束之后我就去图书馆查文献，自己分析、推导、研究。1978年1月份出国前，我写了一篇东西交给吴先生，当时写在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上，用复写纸写了四份。因为这个研究，我成为副研究员。

吴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业务上一定要专心和创新，不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我们现在一方面要继承吴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另外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要创新，不能在吴先生的理论基础上躺着。现在我们有了解决的方法，但我们的旗帜还是吴仲华。好不容易有这么一面旗帜，我们不要再丢掉。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所研究员，中国科大兼职教授）

我总是在梦想着：在阳光明媚的海岸边，野花盛开，在闪烁着阳光的蓝色大海上，载着梦中情人的红帆突然奇迹般地出现在明净的天际之中……我恍然看到那个小姑娘羞怯慌张地低头走过……

我来到图书馆，拾阶而上，依稀可见当年在此处学习的那个孩子的身影。我那么清晰地记得当我第一次准备直接送给这孩子第一封情书时，走在台阶上，我的脚步微微发抖，但心中却十分坚定而安详……

我沉思着，默默来到一教附近的荷荷塘边，在一片假山的浮石上坐下。秋日 and 煦地照在半亩荷塘上，小桥分开了荷塘，九曲桥中间有一个小亭，荷塘尽头是一片蓝色玻璃窗构成的航售票处的小屋。是否快到了靠记忆过活的年龄……一只小鸟一起一伏地从荷塘上飞过。

这些年，合肥的道路变宽了，成了新生的你所不熟悉的故乡……我来到新桥机场，与青年时代不同的是，过去机场只是一个遥远的名词，如今你已是它的常客，是年龄给了你这种资格，青春已经逝去了……秋天的天空是那样开阔，虽不是很蓝，但显得更高远，世界是这样辽阔空旷，芸芸众生恍然间……，毕竟是刚进入秋天，阳光依然明媚，刚树叶有些已枯黄，但生命的绿色仍然茂盛，树根已深深扎入了大地，树干正处在生命最强有力的状态……